

四库提要补正四则

崔富章

1977年夏，参与筹备编辑全国善本书总目录（后定名为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）工作，首尾四年，日经眼善本十余部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置诸案头，时时参阅。读之既久，用之亦广，参互钩稽，无意中发觉《提要》偶有阙误，而为余嘉锡、胡玉缙诸前辈未及订正者。遂草拟数条，刊诸《文献》第十三辑。此后竟一发而不可收，成《四库提要补正》数十万言。兹再选录四则，公诸同好，以求斧正云。

一、春秋经传辨疑一卷

提要：明童品撰。品字廷式，号慎斋，兰溪人，宏治丙辰进士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称其官至兵部员外郎。朱国禎《涌幢小品》则称其登第后为兵部主事，仅两考引年致仕，家居十九年，以读书丧明而卒；其学问行谊不后于章懋，而以有传有不传为惜。所述本末甚详，知《经义考》以传闻误也。

按：〔康熙〕金华府志载：廷式授南武库主事，再迁武选员外郎。武库颇有羨余，同官以“哑库”讽之，公不可。又云，居官与杨廉、邵宝、蔡清、叶钊、余祐相友善，仅两考遂引年家居十九年，以读书丧明，贫不自振而卒。《金华征献略》所载亦

同。然则《经义考》并非传闻之误，仍系《涌幢小品》所述有罅漏也。（胡宗懋《金华经籍志》）

又，检《经义考》卷二〇〇载“童氏品春秋经传辨疑一卷，未见”，仅十三字而已。“官至兵部员外郎”云云，乃见于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：“春秋经传辨疑一册，开万楼写本。右明兵部员外郎兰溪童品撰，凡九十三篇。自序云只据《大全》及《左传》而言，然其辨证颇有原本也。”

《提要》又称“此盖传抄旧本，幸未佚亡者，固宜亟录而存之矣”。《总目》注云“内府藏本”，然不见《天禄琳琅书目》、《故宫善本书目》、《故宫普通书目》著录。邵氏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》云“四库著录系天一阁抄本”，然《范懋柱家呈送书目》载《春秋诸传辨疑》（朱睦㮮撰），无《春秋经传辨疑》，邵氏亦失误。当时向四库馆进呈者，止浙江开万楼写本一种耳，今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一部，为传世最早之本。

二、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

提要：汉公羊寿传，何休解诂，唐徐彦疏。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公羊传十一卷。……今本以传附经，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？彦疏，《文献通考》作三十卷，今本乃止二十八卷。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，别冠於前，后人又散入传中，故少此二卷，亦未可知也。

按：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《春秋公羊疏》三十卷存七卷（一至七），唐徐彦撰。盖以传附经而自疏之，无何休注及陆德明音义，系徐彦原作面貌，跟后来之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二十八卷本内容不同。《提要》“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，别冠於前”云云，出於臆测，不足据也。《总目》注“内府藏本”，指库书缮录底本。检文溯阁库书《提要》称“明监本多脱去传、注

等字，今刻本悉补入焉”。“今刻本”为清乾隆四年钦定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汉公羊寿传，何休解诂（注），唐徐彦疏。库书据以缮录，《总目》亦依此著录。乾隆本《十三经注疏》传世尚多，并不难得。考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一载：“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函十六册，汉何休解诂，唐徐彦疏，附唐陆德明音义，共二十八卷，休自序。宋景德二年六月中书门下牒文奉敕校讎刊印颁行，俱载编首。书首有‘尚友’方记，不知谁氏，而卷中丹笔窜注之处，校勘颇为详密。”此宋本藏于宫中昭仁殿，四库未采用，竟毁于火，殊可惜也。

徐彦是书，南宋后刊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，传世有元刻明修本、明嘉靖李元阳闽刻本（南京馆藏本有清江声校，北京馆藏本有清王振声校，山东省博物馆藏本有清许瀚批校）、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刻本（上海馆藏本有清陈澧校）、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本（上海馆藏本有清吴孝显录各家校张尔瞿复校，常熟县图书馆藏本有清王振声校并临何焯等校，复旦大学藏本有清惠栋批校圈点，北京馆藏两部：一本有叶德辉跋、佚名录清何焯、惠栋、朱邦衡、陈奂批校题识，一本有清姚世钰校跋并录何焯校跋、高銓跋）、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本、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刊本等，四库本实无优势可言。文澜阁库书原本佚，今存丁丙补抄本十八册。考丁氏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著录“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，宋刻十行本，唐仁寿藏书”，此本实为元刻明修本，今藏南京图书馆；《藏书志》又载李元阳闽刊本（南明隆武二年重修本）：“江叔沅声以宋本校勘，通用朱笔圈点，眉间录称松崖师校语，如：隐二年之怨结祸搆，监本脱一搆字；隐三年之贬去名言氏者，监本言字误者；均补改转，较阮氏《校勘记》为胜矣。”此本即丁氏补抄文澜阁库书之底本，原本藏南京图书馆。

三、郑敷文书说一卷

提要：宋郑伯熊撰。伯熊，字景望，永嘉人。其诗文有《景望集》，今已不传。此乃所作《尚书讲义》，皆摘其大端而论之，凡二十九条。……惟误信《书序》，谓真孔子所作，故于《太甲序》则以为体常尽变、存正明权、得《春秋》之法；于《泰誓序》则以为《经》称十三年者误，当依《序》作十一年；于《洪范序》则以为所称“胜殷杀纣”亦诛独夫纣之义；皆未免牵合旧文，失于考证，然其大端醇正。

按：孙诒让云，郑文肃公伯熊，〔万历〕《温州府志理学传》、〔雍正〕《浙江通志》、〔乾隆〕《永嘉县志儒林传》并有传，所著《书说》凡二十六条，《提要》作“二十九条”，误，以《书传辑录纂注》所引永嘉郑氏说校之，悉合。今所见旧抄本及李氏刊本，书端并题“宋郑朴撰”，误也。其书综论大义，推阐最为明畅，间亦纠正先儒旧诂，如释《皋陶谟》“三就三居”则驳郑康成、五肃及伪孔《传》说，释《允征》“俶扰天纪”（崔按：允，当作胤）则驳正苏轼《书传》说是也。至其据《泰誓序》“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，一月戊午师渡孟津”谓《经》称十三年当依《序》文作十一年，并引《史记》以正之。又谓“一月壬辰”者，盖武王伐纣之时，已不用商正。其说并精确。《四库提要》讥其“误信《书序》，谓真孔子所作”为“失于考证”，然今所传《古文尚书》虽东晋伪作，而百篇之《序》则西汉时古文、今文两家皆有之，本无可疑，《提要》为纪文达昀所纂，文达力攻古文，复旁及《书序》，故其言如是，非笃论也。（《温州经籍志》卷二）。文渊阁、文溯阁无此书。文澜阁存丁氏补抄本。检《四库采进书目》，唯《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》载“《书说》一卷，宋郑景望，一本。”不知流落何所。今湖北图

书馆藏清赵魏抄本《敷文郑氏书说》一卷，福建图书馆藏清查升抄本，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，并题“郑敷文景望书说一卷”。考〔万历〕《温州府志》载郑氏官秩，并不云直敷文阁，“然《朱子语类》载黄义刚问已称郑敷文。此书今所传抄、刻各本卷端并题‘敷文郑氏书说’，岂文肃卒后追赠之官乎？宋制诸阁有学士、有直学士、有待制、有直阁。或文肃卒后复赠敷文阁待制也。”

四、详注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

提要：宋吕祖谦撰。书凡一百六十八篇。《通考》载作二十卷，与此本不同。盖此本每句之下附载《左氏传》文，中间征引典故，亦略为注释，故析为二十五卷。其注不知何人作。观其标题版式，盖麻沙所刊。考《宋史艺文志》有祖谦门人张成招《标注左氏博议纲目》一卷，疑当时书肆以成招标注散入各篇也。杨士奇称别有一本十五卷，题曰“精选”；黄虞稷称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；今皆未见。坊间所鬻之本仅十二卷，非惟篇目不完，并字句亦多妄削，世久不见全书。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；又有朱彝尊收藏印，亦旧帙之可宝者也。

按：是书经宋、元、明辗转传刻，卷数互异，书名有别，历代藏书家、目录家局于一隅，各执一端，纷然淆乱（详胡宗懋《金华经籍志》卷四）。兹就《提要》所及，略为叙明之：《通考》所载宋、元二十卷本，未见传世，天一阁藏明正德间刊二十卷本（存卷九至十六），题《精选东莱先生博议句解》，宋吕祖谦撰，张成招注，即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之本，然冠以“精选”，则非出马端临所见本。二十五卷本传世尚多。北京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《增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二十五卷（存卷一

至十），明正德六年刘氏安正堂刻《新刊详增补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二十五卷，明刻本《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二十五卷（十行二十字，黑口本和白口本两种）。复旦大学藏清乾隆抄本《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二十五卷，宋张成招注。成招系东莱门生，注文盖出其手，《提要》“疑当时书肆以成招《标注》散入各篇”，大体可信。又引杨士奇称十五卷本，则未之有也。题冠“精选”者，除上述正德二十卷本，有十六卷本三：元刻本、明弘治七年蔡绅刻本、明瞿景淳选刻本，卷端率题《精选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句解》，北京图书馆收藏前两种，第三种藏山东省图书馆；又八卷本一种，题《精选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，明刻本，亦藏北图。丁丙跋弘治本云：“原本一百八十八篇，此仅八十六篇，其篇目下列‘出处’二字即传文也，‘主意’二字即议之纲领也。不知何人所增删，当自元代已然。”《提要》所谓坊间十二卷本有两种：明万历九年书林源泰堂《新刻翰林批选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句解》（北图藏），明黄之案刻本《吕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（北京大学藏）。又有六卷本两种，明陶珽重辑，崇祯刻本、拥万堂刻本，题《吕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，上海馆和复旦大学收藏。

《提要》谓“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”云云，“此本”即四库底本，由浙江进呈，发还后，辗转为丁丙收得，今存南京图书馆。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称“宋槧”，丁氏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作“元刊巾箱本”。经鉴定，实为明刻十行二十字黑口本，北图亦有收藏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